論語正義

論語正義卷五

寶應劉寶楠學

里仁第四　集解

凡二十六章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注鄭曰里者仁之所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爲有知

正義曰說文擇柬選也後漢張衡傳衡作思元賦曰匪仁里其焉宅兮李賢注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困學紀聞謂論語古文本作宅惠氏棟九經古義釋名曰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是宅有擇義或古文作宅訓爲擇亦通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引劉璠梁典署宅歸仁里亦作宅字。注里者至有知。正義曰爾雅釋詁里邑也說文里居也仁之所居居仁當依皇本作民文選潘岳閒居賦注民作人此唐人避諱居於仁者之里是爲美者大戴禮

王言云昔者明王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後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則賢者親不肖者懼是古有別地居民之法故居於仁里即己亦有榮名是為美也非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者此訓擇為非也苟子勸學篇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今非居不處仁者之里是無知人之明不得為有知矣鄭氏此訓與論語古文義合皇疏引沈居士云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棄孟子公孫丑上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觀孟子所言是擇指行事沈說蓋本此於義亦通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注】孔曰久困則為非**不可以長處樂**【注】孔曰必驕佚**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注】包曰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王曰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正義】曰墨

子經上久彌異時也說文镸久遠也隸變作長禮記坊記注約猶窮也不仁之人貧富皆不可久處故先王制民使有恒產既富必教之也安仁者心安於仁也利仁者知仁爲有利而行之也二者中有所守則可久處約長處樂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安仁是自然體合功過皆所不計此其仁可知故直許之曰仁者若利仁強仁是與仁同功也其仁未可知故利仁但稱爲知也又表記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又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無欲而好仁則與利仁者異無畏而惡不仁則與畏罪強仁者異此惟安仁者能之中庸云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彼文以安行爲仁利行爲知勉強行爲勇聖人均要於成功不以誠僞苟羊之也大戴禮曾子立事云仁者樂道智者利道義同○注惟性仁者自然體之○正義曰易文言傳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注〕孔曰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

惡　正義曰惟皇本宋石經宋刻九經俱作唯凡人用情多由己愛憎之私於人之善不善有所不計故不能好人惡人也若夫仁者情得其正於人之善者好之人之不善者惡之好惡咸當於理斯惟仁者能之也禮記大學云秦誓曰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與此文相發荀子非十二子云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注惟仁者能審人之所好惡○正義曰焦氏循補疏仁者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故為能好能惡必先審人之所好所惡而後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惡惡之斯為能好能惡也案注說頗凿姑依焦說通之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注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正義曰釋文惡如字又烏路反案前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如烏路春秋繁露玉英篇難者曰為賢者諱皆言之為宜繆諱獨弗言何也曰不成於賢也其為善不法不可取亦不可棄棄之則棄善志也取之則害王法故不棄亦不載以意見之而已苟志於仁無惡此之謂也又鹽鐵論刑德篇故春秋之治獄論心定罪

志善而違於法者免志惡而合於法者誅亦是此義漢石經無也字與繁露同。注苟誠至無惡。正義曰毛詩釆芩傳苟誠也皇疏云言人若誠能志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注孔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正義曰說文貴不賤也賤賈少也古稱有爵祿者為貴無爵祿者為賤引申之義也富貴人所欲貧賤人所惡亦是言好惡也若於不以其道之富貴則不處不以其道之貧賤則不去斯惟仁者能之蓋仁者好惡有節於內故於富貴則審處之於貧賤則安守之坊記所謂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者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詩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

不願人之文繡也荀子性惡篇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謝氏墉校注此言仁之所在雖貧窮甘之仁之所亡雖富貴去之並是此義呂覽有度篇注不以其道得之不居畢氏沅校云桀古讀皆以不以其道爲句此注亦當爾論語不處此作不居論衡問孔刺孟兩篇並同案後漢陳蕃傳鹽鐵論褒賢篇亦作不居自是齊古魯文異呂覽注居下無也字高麗本不去下亦無也字嘗以有也字爲是且古讀皆至得之爲何畢校非是○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正義曰夫子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謂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皆此意○注時有至去之○正義曰否者塞也泰者通也君子履道嘗得富貴而反貧賤是不以其道得之於此當以義命自安不可違而去之顛妄冀得富貴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中故君子無悒悒於貧無勿勿於賤無憚憚於不聞布衣不完蔬食不飽蓬戶穴牖日孜孜上仁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注 孔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注 馬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雖急遽偃仆不

違仁正義曰表記云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此文言仁皆舉君子也仁既難成故鮮能成名君子知仁是美名故終不去仁也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知者利仁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邢疏言仁不可斯須去身故君子無食頃違去仁道也案終食之間常境也造次顛沛變境也君子處常境無須臾之間違仁故雖值變境亦能依於仁行之所以能審處富貴安守貧賤也此君子是仁者安仁也曾子制言云昔者舜匹夫也土地之厚則得而有之人徒之衆則得而使之舜唯以得之也是故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也昔者伯夷叔齊仁者也死於溝瀆之間其仁成名於天下夫二子者居河濟之間非有土地之厚貨粟之富也言為文章行為表綴於天下是故君子思仁晝則忘食夜則忘寐日旦就業夕而自省以殁其身亦可謂守業矣案舜是以道得富貴伯夷叔齊則不以道得貧賤而其仁成名於天下皆所謂安仁者也若君子將說富貴必勉於仁又晝夜日夕皆是思仁此則為利仁也曾子所言最足發明此章之旨○注造次急遽顛沛偃仆○正義曰鄭注云造次倉卒也倉促與急遽義同廣雅釋詁遽屏造猝也王氏念孫疏證遽屏一字也說文遽倉卒也卒與猝同遽之言造次也倉卒造次

語之轉次趨古同聲故廣雅趨造二字並訓爲猝桼易夬九四其行次且釋文次本亦作赿說文及鄭作趀同七私反馬云卻行不前也卻行與急遽相反文各有因也漢書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德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言造次與此文義同說文蹎跋也跋蹎跋也詩蕩篇顛沛之揭毛傳顛仆沛拔拔與跋同考之說文顛本訓頂沛爲水名皆叚借也偃仆者說文偃僵也仆頓也皇本及釋文本偃作僵說文僵僨也義亦同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注孔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注孔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注孔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注孔曰謙不欲

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正義曰其爲仁矣爲仁卽用力於仁也矣者起下之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矣也一聲之轉三國志顧歡傳引其爲仁也加者呂覽孝行自知篇注加施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申言爲仁之事也夫子言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又表記子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亦言爲仁實用其力惟力已盡身已斃而學道或未至方是中道而廢其廢也由於年數不足有不得不廢者也如是而後謂之力不足是誠不足也若此身未廢而遂以力不足自誘是卽夫子之所謂畫矣夫仁人心也人卽體質素弱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氣亦至焉豈患力之不足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一日者期之至近而遠者也蓋有之者言此用力於仁人必有耳但我未之得見蓋是語辭不是疑辭漢石經我未見好仁下無者字皇本用其力於仁下有者字又力不足者下有也字蓋有之矣矣作乎○注難復加也○正義曰說文尚曾也曾與增同故注訓加皇疏引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尚之也○注故惡至爲優○正義曰注以經言好仁者惡不仁者是就兩人說之惡不仁

者不如好仁者爲優意以惡不仁者或是利仁強仁若好仁者則是安仁也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注孔曰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正義曰皇本人作民各於其黨者皇疏引殷仲堪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也表記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注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甚矣明言仁道難成仁者雖有過不失其爲仁也又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注云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案表記此文最足發明此章之義漢書外戚傳燕王上書言子路喪姊期而不除後漢書吳祐傳言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南史張裕傳言張岱毋年八十籍注未滿便去官還養

三傳皆引此文美之惟吳祐傳作知人人與仁通用字。注黨黨至仁矣。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注黨類也亦常訓焦氏循補疏中此注云各於其黨卽是觀過之法此爲若民者示也皇侃云此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書則非耕夫之失也此說黨字義最明案注說甚曲焦氏不免曲徇且知仁因觀而知則仁卽過者之仁而孔以爲觀者知仁術亦誤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正義曰爾雅釋詁朝早也說文朝旦也夕莫也从月半見朝夕言時至近不踰一日也聞道者古先聖王君子之道已得聞知之也聞道而不遠死則循習諷誦將爲德性之助若不幸而朝聞夕死是雖中道而廢其賢於無聞也遠甚故曰可矣新序雜事篇載楚共王事晉書皇甫謐傳載謐語皆謂聞道爲已聞道非如注云聞世之有道也漢石經矣作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正義曰白虎通爵篇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通古今辨然不謂之士案士居四民之首其習於學有德行道藝者始出仕亦謂之士故

士爲學人進身之階荀子儒效篇匹夫問學不及爲士則不教也聖門弟子來學時多未仕故夫子屢言士而子張子貢亦問士皆循名責實之蘄記言士先志孟子言士尚志又言士志仁義大人之事備仁義卽此文所云道也士志於道故當議道說文議語也廣雅釋詁議言也與是夫子與之夫子以道設教故云與也士既志道而以口體之養不若人爲恥忮害貪求之心必不能免故言未足與議以絕之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正義曰言天下者謂於天下之人與事也無適無莫者釋文云適鄭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禮記雜記計於適者鄭注云適讀爲匹敵之敵史記范睢傳攻適伐國田單傳適人開戶李斯傳搴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皆因征敵之敵荀卿子君道篇云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注讀爲敵由惠氏所引證觀之是適敵通用鄭所見本作敵不知其義云何至釋文於莫字引鄭音慕其下無所貪慕必亦鄭注之義馮氏登府異文攷證莫慕一聲之轉一切經音義維摩詰經上適莫注安適主適也亦敵也莫猶慕也敵慕二訓當亦本鄭注竊謂敵當卽仇敵之義無敵無

慕義之與比是言好惡得其正也鄭氏專就事言後漢書劉梁傳梁著和同論云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若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義焉此義當與鄭合又李固傳子變所交皆舍短取長成人之美時潁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變並交二子情無適莫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眾臣勸罰一惡而眾臣懼風俗通十反篇蓋人君者關門開窗號咷博求得賢而賞開善若篤無適也無莫也諸文解適莫皆就人言皇疏引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范氏意似以適爲厚莫爲薄故邢疏卽云適厚也莫薄也此與鄭氏義異疑李閎傳及白虎通風俗通皆如此解則亦論語家舊說於義並得通也至邢疏及云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問富厚窮薄但有義者則與之爲親其義淺陋不足以知聖言矣皇本有注云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案無所貪慕乃鄭君解無莫之義與無適何無涉此注必妄人所增

子曰君子懷德注孔曰懷安也小人懷土注孔曰重遷君子

懷刑〔注〕孔曰：安於法。小人懷惠〔注〕包曰：惠，恩惠。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思念也。君子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思成己，將以成物，所思念在德也。管子心術篇：化育萬物謂之德。又正篇云：愛之生之，養之成之，利民不德，天下親之，曰德。此德爲君子所懷也。小人惟身家之是圖，飢寒之是恤，故無恆產，因無恆心，所思念在土也。爾雅釋言：土，田也。說文：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先王制民之產，八家同井，死徙無出鄉，必使仰足事父母，俯足畜妻子，然後驅而之善，所謂能知小人之依矣。懷刑則日儆於禮法，而不致有匪僻之行，此君子所以爲君子也。小人愍不畏法，故以刑齊民，不能使民恥也。書皋陶謨云：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小人所懷在恩惠也。夫君子自治以治人者也。小人待治於人者也。知所以自治以治人，則好善惡不善，勿能已矣。知所以待治於人，則先富後教，處之必有道矣。○注：懷，安也。○正義曰：詩終風、雄雉、揚之水箋並云：懷，安也。文選登樓賦注引此注作「懷，思也」，以下句安於法側之，思字誤。○注：重遷。○正義曰：爾雅釋詁：遷，徙也。言小人以遷徙爲重難也，亦懷居之意。漢書元帝紀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注：惠，恩惠。○正義曰：荀子王制注同。說文：惠，仁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注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

正義曰此爲在位好利者箴也利者財貨也怨者說文云恚也荀子大略篇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脩幣大夫不爲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皆言在上位者宜知重義不與民爭利也若在上者放利而行利壅於上民困於下所謂長國家而務財用必使菑害並至故民多怨之也周語芮良夫曰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注放依也○正義曰鄭注天官食醫儀禮少牢饋食有此訓漢書公孫賀等傳贊引桓寬鹽鐵論曰桑大夫不師古始放於末利師古注放縱也謂縱心於利也一說放依也案放縱義亦通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注何有者言不難不能以禮讓

爲國如禮何注包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

正義曰讓者禮之實禮者讓之文先王慮民之有爭也故制爲禮以治之禮者所以整壹人之心志而抑制其血氣使之咸就於中和也爲國者爲猶治也管子五輔篇夫人必知禮然後恭敬恭敬然後尊讓尊讓然後少長貴賤不相踰越少長貴賤而不相踰越故亂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禮不可不謹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左襄十三年傳君子曰讓禮之主也世之治也君子尙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諸文並足發明此章之義後漢劉愷傳賈逵上書引此文作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引亦同此疑出齊古文異○注何有言不難○正義曰後漢列女傳注何有言若無有是其不難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注）包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己（正義曰周官大宰八則四曰祿位以馭其士注爵次也立）者立乎其位也患所以立猶言患無所以立下篇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亦謂患不得之皆語之急爾潛夫論實忠篇引此文作患己不立當是以義增成或謂立與位同上二句兩位字與下二句兩知字文法一例漢石經春秋公即位作即立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故書位作立鄭司農云古立位同字患所以位謂患己所以稱其位者此說亦通案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就蒞官時言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就爲學時言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君子能爲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爲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恥不脩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皇本己字下有也字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注）孔曰直曉不問故答

曰唯

正義曰參者曾子名說文森字讀若曾參之參則參森音同其字子興則取三人同興義也曾子時與門人同侍夫子深知聖道故夫子呼告之也一以貫之者焦氏循雖茲樓集曰孔子言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然則一貫者忠恕也忠恕者何成已以及物也孔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舜於天下之善無不從之是眞一以貫之以一心而容萬善此所以大也又云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惟其不齊則不得以己之性情例諸天下之性情卽不得執己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例諸天下之所習所學所知所能故有聖人所不知而人知之聖人所不能而人能之知己有所欲人亦各有所欲己有所能人亦各有所能聖人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因材而教育之因能而器使之而天下之人共包函於化育之中致中和天地佐焉萬物育焉是故人有技若己有之保邦之不也己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之要也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克己則無我無我則有容天下之量有容天下之量以善齊善而天下之善揚以善化惡而天下之惡亦隱貫者通也所謂通天下之志也所謂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惟事之

事欲出乎己則嫉忌之心生嫉忌之心生則不與人同而與人異不與人同而與人異執一也非一以貫之也孔子又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聖人惡夫不知而作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次者次乎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後多聞多見多聞多見則不至守一先生之言執一而不博然多仍在己未嘗通於人未通於人僅爲知之次而不可爲大知必如舜之舍己從人而知乃大不多學則蔽於一曲雖兼陳萬物而懸衡無其具乃博學則不能皆精吾學焉而人精焉舍己以從人於是集千萬人之知以成吾一人之知此一以貫之所以視多學而識者爲大也孔子非不多學而識多學而識不足以盡若曰我非多學而識者也是一以貫之者也多學而識成己也一以貫之成己以及物也僅多學而未一貫得其半未得其全故非之又廣雅釋詁貫行也王氏念孫疏證衞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里仁篇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一以貫之即一以行之也荀子王制篇云爲之貫之貫亦爲也漢書谷永傳云以次貫行固執無遺後漢書光武十王傳云奉承貫行貫亦行也爾雅事也事與行義相近故事謂之貫亦謂之服行謂之服亦貫

謂之貫矣阮氏元揅經室集曰吾道一以貫之此言孔子之道皆於行事見之非徒以文學爲教也一與壹同後漢馮緄傳准南說山訓管子心術篇皆訓一爲專大戴衛將軍荀子勸學臣道後漢書順帝紀皆訓一爲皆荀子大略左昭二十六年穀梁僖九年禮記表記大學皆訓壹爲專一以貫之猶言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弟子不知所行爲何道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云子貢之一貫亦當訓爲行事此夫子恐子貢但以多學而識學聖人而不於行事學聖人也夫子於曾子則直告之於子貢則略加問難而出之卒之告子貢曰予一以貫之亦謂壹是皆以行事爲教也亦即忠恕之道也案一貫之義自漢以來不得其解若焦與王阮二家之說非之經旨皆甚合故並錄存之皇本貫之下有哉字。注直曉不問故答曰唯。正義曰唯即是答故以答明之說文唯諾也曲禮記唯而不諾注應辭唯恭於諾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正義曰門人者謂受學於夫子之門之人也下篇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欲厚葬之門人不敬子路又孟子言門人治任將歸皆是夫子弟子惟曾子謂門弟子則曾子門人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則子夏弟

子也忠恕者周語云中能應外忠也曾子大孝云忠者中此者也周官大司徒注忠言以中心賈子道術以己量人謂之恕大戴記小辨云知忠必知中知中必知恕知恕必知外知外必知德又曰內思畢心曰知中中以應實曰知恕曾子立孝篇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也禮之貴也故爲人子而不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爲人弟而不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爲人臣而不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體中庸曰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二文言忠恕之義最顯盡忠恕理本相通忠之爲言中也中之所存皆是誠實大學所謂誠意毋自欺也即是忠也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之誠即大學之誠意誠者實也忠者亦實也君子忠恕故能盡己之性盡己之性故能盡人之性非忠則無由恕非恕亦奚稱爲忠也說文訓恕爲仁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即爲仁引申之義也是故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立己達忠也

立人達人恕也二者相因無偏用之勢而已矣者無餘之辭自古聖賢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行忠恕便是仁聖故夫子言忠恕違道不遠也忠恕之道即一以貫之之道故門人聞曾子此言不復更問矣宋相臺本岳本此節下有集解云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其注諸本並無蓋後人所增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注孔曰喻猶曉也

正義曰包氏慎言溫故錄大雅瞻卬如賈三倍君子是識箋云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知之非其宜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案如鄭氏說則論語此章蓋爲卿大夫之專利者而發君子小人以位言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爲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爲小人見皇侃義疏與鄭箋意同董子對策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故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公儀子相魯見其家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爭園夫女紅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及周之衰其卿大夫緩于誼而急于利故詩人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義則民向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向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下民之

所視傚豈可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利惟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觀董子此言可知鄭說之約而該矣焦氏循雕菰樓文集荀子王制篇言古者雖王公卿士大夫之子孫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士大夫案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貴賤以禮義分故君子小人以貴賤言即以能禮義不能禮義言能禮義故喻於義不能禮義故喻於利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君子喻於義也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小人喻於利也惟小人喻於利則治小人者必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故易以君子孚于小人為利君子能孚於小人而後小人乃化於君子此教必本於富驅而之善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儒者知義利之辨而舍利不言可以守己而不可以治天下之小人小人利而後可義君子以利天下為義孔子此言正欲君子之治小人者知小人喻於利。注喻猶曉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注同淮南主術脩務訓注喻明也明曉義同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注 包曰思與賢者等

正義曰鄭注云省察也察己得無然也案省察常訓荀子脩身篇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卽此章之義。注思與賢者等。正義曰鄭注云齊等也與包同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注包曰幾者微也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 正義曰說文云諫証也謂以言正之也白虎通諫諍云諫者閒也更也是非相閒革更其行也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父母有過人子當諫止之也勞而不怨者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勞憂也高誘注淮南精神篇曰勞憂也凡詩言實勞我心勞心忉忉勞心慱慱勞人草草之類皆謂憂也論語勞而不怨承上見志不從而言亦謂憂而不怨也曲禮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謂憂矣皇侃疏引內則撻之流血不敢疾怨以爲證案之撻之流血非勞之謂也邢昺疏曰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己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則又與上文幾諫之事無涉胥失之矣孟子萬章篇

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與喜相類
亦謂憂而不怨也案王說是也祭義父母愛之棄而不忘
父母惡之懼而無怨懼憂義同勞而不怨謂憂父母之不
從更思進諫也皇本敬下有而字○注幾者至之諫○正
義曰易繫辭傳幾者動之微說文幾微也坊記子云從命
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微諫卽幾諫此注言
微諫當卽本坊記鄭彼注云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
順不用鄂鄂又檀弓云事親有隱而無犯鄭注云無犯不
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合鄭兩注觀之是微諫爲
和順之義內則所云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是也
納善言於父母者謂所諫之辭皆是善言所謂論父母於
道也見志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者言父母志不可
見但見父母色知其志也則又當恭敬云云者內則云諫
若不人起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
甯孰諫是子諫父母不從當益加孝敬思復進諫不可違
違父母意從情直行但欲遂己之諫不計父母之恥怨也
祭法云父母有過諫而不逆鄭注順一而諫之不逆與不
違義同蓋不違亦是幾諫非不敢違父母意遂不諫也白
虎通諫諍云子諫父父不從不得去者父子一體而分無
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論語事父母幾諫又敬不違

白虎通引此文以不違爲不去卽內則所云不說則孰諫必待親從諫而後已己不得違而去之也此與包注義別亦通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注 鄭曰方猶常也 正義曰皇本不遠上有子字詩板傳遊行也此常訓吳氏嘉賓說必有方者亦所非遠遊也雖近且必有其所常至使家人知之曲禮曰所遊必有常是也案玉藻云親老出不易方義與此同邢疏云遊必有常所使父母呼已得卽知其處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注方猶常也○正義曰鄭注檀弓禮器並同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注 鄭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於父之道非心所忍爲 正義曰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陳氏鱣古訓曰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故鄭注之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乎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注鄭曰至忍爲○

正義曰釋文云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注孔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正義曰喜懼者說文云喜樂也懼恐也皇疏引李充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則歡而去戚者其惟知父毋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惟孝子爲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注孔曰至則懼○正義曰釋文云此章注或云孔注或云包氏又作鄭玄語辭未知孰是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注包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爲身行之將不及正義曰爾雅釋詁躬身也逮及與也釋言逮及也並常訓禮緇衣云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義與此章相發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注孔曰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

正義曰約卽曾子守約之約趙氏佑溫故錄賁盡飾受以剝節當位受以孚君子損益盈謙與時消息於謙得六爻之吉於豐屢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於約終於約者約而爲泰則無恆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放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武氏億經讀考異此凡附讀以約爲句失之者鮮矣爲句又以約失之者爲何鮮矣爲句並通○注俱不至憂患○正義曰注謂約卽儉也奢則不孫儉則固二者俱不得中而約可免憂患故其失鮮易象傳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表記子曰夫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故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義與此文相證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注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

注訥遲鈍也○正義曰說文云訥言[illegible]也廣雅釋詁訥遲也玉篇引論語作吶以吶爲訥之或體說文㕯言之訥也㕯在口部訥在言部字異義同檀弓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小貌亦遲鈍之義釋文

引鄭注云言欲
難意與包同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

不孤正義曰張栻解云德立於己則天下之善斯歸之蓋
不孤也如善言之集良朋之來皆所謂有鄰也至於
天下歸仁是亦不孤而已矣案張解深合經旨易坤文言
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言內外皆
有所立之故德不孤者言非一德也韓詩外傳齊桓公
遇麥丘之封人謂其善祝曰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又曰至
德不孤善言必三義九明顯必有鄰者言己有德則有德
之人亦來歸也鹽鐵論論誹篇引此文說之云故湯興而
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漢書
董仲舒傳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
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
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於王舟云云此蓋受命
之符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此引
論語爲人同心歸之之證積善累德卽釋不孤義也皇疏引
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爲人所報也故殷仲堪
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忠以善應

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案說苑復恩篇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以鄰爲報亦漢人舊詁故並箸之。注方以至不孤。正義曰邢疏云方以類聚者周易上繫辭文也方謂法術性行各以類相聚也云同志相求者周易乾卦文言也言志同者相求爲朋友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疏遠也見呂覽慎行注邢疏云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吳氏嘉賓說數與疏對記曰祭不欲數是也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事君與交友皆若是矣數者昵之至於密焉者也惟恐其辱乃所以召辱不欲其疏乃所以取疏故曰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案吳氏此說與邢疏合宋書蕭思話傳劉延孫傳論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子曰事君數斯疏矣雖引文有誤而其義亦與邢疏同釋文云數鄭世主反謂數己之功勞譽書李譔傳時當官者好自矜伐譔上疏云舜戒禹云女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女惟不伐天下莫與女爭功言言偃又云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正本鄭說以

數爲數己之功勞也先兄五河君經義說略辨之云如鄭此說則下朋友數不可通當訓爲數君友之過漢書項籍傳陳餘傳司馬相如傳下主父偃傳注並云數責也國策秦策注數讓責讓皆數其過之義儒行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謂不可面相責讓也俞氏樾羣經平議說同又云曲禮云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之義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變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以善道之矣此說於義亦順因並著之○注數謂速數之數○正義曰爾雅釋詁數疾也樂記衛音趨數煩志注趨數讀如促速祭義其行也趨趨以數注數之言速也是數遲音義皆相近此注義不顯備胡氏紹勸洽義申此注謂數者疾諫也又謂數有騶義如廣雅釋詁三小爾雅廣言皆訓騶爲數左傳宣二年騶諫服注楚辭悲回鳳騶諫君而不聽令注並云騶數也騶諫未有不致辱者此說當得注意陳氏鱣古訓引錢廣伯說速數乃疏數之訛非是皇本此注爲孔安國

梁山何耀章校刊

論語正義卷六

寶應劉寶楠學

公冶長第五　集解

凡二十九章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注孔曰冶長弟子魯人也姓公冶名長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　正義曰以者主婚之辭子者儀禮喪服經女子子在室爲父注子女也妻者以女適人與之爲妻也說文妻婦與夫齊者也大戴禮保傳云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故此辨其非罪及論南容亦稱其德行示當謹擇士也非其罪傳無所聞皇疏引范甯曰公冶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別書名論釋稱公冶長解禽語食死人肉致疑爲殺人繫獄那

疏斥其不經。愚以周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則以公冶解鳥語容或有之，而謂因此獲罪，則傳會之過矣。紲，唐石經作緤，張參五經文字以爲避諱偏旁。○注冶長至罪人乚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冶長齊人，家語弟子解則云魯人，與此孔注合。史記長可妻也，不連公冶爲文，故此注以公冶爲姓，長爲名，而又稱冶長者，猶馬遷、葛亮之比，凡兩字姓得單舉一字也。家語云名萇，邢疏引家語作字子長，釋文引家語作字子張，據史傳亦字子長。皇疏及釋文引范甯曰名芝字子長，白水碑作子之，似又以子之爲字，諸說各異，當以史傳爲正。縲爲黑索者，說文無縲字，纍下云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縲與纍同。凡索皆綴屬而成，故兩訓可互取。史記此文作累，淮南子氾論訓累紲兩見，孟子梁惠王下係累其子弟，趙岐注係累猶縛結也，苗子成相箕子累，楊倞注累讀爲縲。案累即纍之省。春秋左氏傳不以纍臣釁鼓，兩釋纍囚，使其承男女別而纍，皆以纍爲索也。說文紲系也，從系世聲，緤紲或從枼，廣雅釋詁紲系也，釋器紲纍索也，少儀犬則執紲，左氏傳臣負羈紲，是紲亦繩索之稱。凡纍人纍物皆謂之紲，孔以紲爲攣者，說文攣係也，易中孚有孚攣如，馬注攣連也，虞注攣引也，義皆可證。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注王曰南容弟子南宮縚魯人也字子容不廢言見用

正義曰爾雅釋詁廢舍也此常訓說文戮殺也廣雅釋詁戮殺仁也辱也皋也義皆相近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獨居思仁公言言義其聞詩也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盧辯注謂以兄之子妻之也案思仁言義則有臨民之德當國有道時必見錄用也其心謹言則當無道時危行言遜故可免刑戮也皇疏云昔時講說好評公冶南容德有優劣故妻有己女兄女之異侃謂二人無勝負也卷舒隨世乃爲有智而公冶枉濫獲罪聖人猶然亦不得以公冶爲劣也以己女妻公冶以兄女妻南容非謂權其輕重政是當其年相稱而嫁事非一時在次耳則可無意其間也兄之子者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兄妻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則孔子兄即孟皮也孟皮此時已卒故孔子爲兄子主婚○注南容至子容○正義曰南宮者南字氏亦單舉一字故曰南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括又作适史以南宮括南容爲一人此注又以南容南宮縚爲一人

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而家語文以三復白圭爲南宮韜之行韜與縚同論語釋文亦云縚本又作韜則陸所見此注亦作韜韜與容括義皆相貫作縚作适皆通用字鄭氏檀弓注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疏云案左氏傳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事仲尼以南宮爲氏故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是也案仲孫貜即孟僖子世本誤以南宮縚南宮閱爲一人而鄭君遂承其誤閱與說通用字左傳所云屬說即南宮閱也又名仲孫閱又名南宮說而其謚爲敬其字爲叔與南宮縚無涉自鄭君誤依世本而陸德明釋文司馬貞史記索隱皆沿用之然漢書古今人表分列南宮敬叔南容爲二人則世本不可信明錢可選箸補闕疑會列四疑以辨之謂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爲公族元士定已娶於彊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又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謂不如速貧之愈若而人豈能抑搯力而伸有德謹言行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者耶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亦謂敬叔即曾受僖子命與其兄懿子學禮孔子然並不在弟子之列史記家語所載弟子止容一人向使容即敬叔則未有載敬叔不載懿子者至縚妻姑喪孔子誨其女髽法若是敬叔則此姑

者孟僖子妻也世族喪服自有儀法不容譌也至若史記家語各載敬叔從孔子適周見金人緘口孔子戒以謹言事與容無涉二家之論致確梁氏玉繩古今人表攷史記志疑說畧同惟毛氏膾言以南宮适別爲一人非是南容與史記不合其誤顯然此故不載其說也又顏師古漢書注南容卽南宮縚也敬叔卽南宮括也以南宮括爲敬叔亦誤

子謂子賤注孔曰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注包曰若人者若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正義曰呂氏春秋察賢篇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韓詩外傳同又云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

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
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也不齊為之小不齊
為之大功乃與堯舜參矣說苑政理篇略同然則夫子所
云魯之君子卽指所父事兄事所友所師者言子賤為政
在能得人故說苑又載子賤告夫子以三得終之以朋友
益親夫子贊美子賤能取人而又以見魯多君子故云若
魯無君子子賤安所取法以成其治乎新序雜事二魯君
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
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醜則
怨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
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
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
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新序與說苑同出劉向蓋
魯君信用子賤而子賤又能取人以輔其治故孔子美之
○注子賤魯人弟子宓不齊○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宓
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不言何國人家語弟子解
始云魯人與此注合漢書藝文志有宓子十六篇顏師古
注宓讀與伏同又或作虙見五經文字所引論語釋文然
釋文以作宓為誤則不知虙宓俱從必得
聲未為誤也又或作密見淮南子泰族訓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注)孔曰言女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注)包曰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

正義曰夫子論諸弟子非在一時記者以次書之皇疏子謂子貢聞孔子評諸弟子而不及已故有此問非也惠氏棟九經古義瑚璉當爲胡連春秋傳曰胡簋之事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連皆不從玉旁孔庿禮器碑又作胡輦古連字通段氏玉裁說文注引禮器碑又引司馬法夏后氏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疑胡輦皆取車爲名案說文槤瑚槤也其字從木當是以木爲之潛夫論讚學云胡簋之器其始也乃山野之木是其證陳祥道禮書瑚以玉簋以竹爲之祇以瑚字從玉簋字從竹妄爲說之無他證也馮氏登府異文攷證攷胡連本瓦器而飾以玉孟郁修堯庴碑瑚字又作瓳可知胡連本瓦器故後人又加土旁案攷工記旅人爲簋馮見簋是瓦器而明堂位以四連六瑚八簋爲文則胡連亦瓦器然旅人疏云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祭天地及外神尚質器用陶匏之類也則簋有以木以瓦之異堯廟碑是祭外神當用瓦故字作瑚若

論語言祭宗廟之器本不用瓦不得同彼文作瑚也○注瑚璉至貴者○正義曰鄭注云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與包咸同說文云黍禾屬而黏者也稷齋也程氏瑤田九穀考說黍穗似禾而舒散今北人稱黃小米稷今之高粱宗廟之祭食用黍稷此瑚璉爲盛黍稷器也其制之異同鄭注明堂位已云未問凌氏曙典故聚引三禮圖瑚受一升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銳下則以瑚圓璉方未知何本明堂位稱夏之四璉殷之六瑚今包鄭注俱云夏瑚殷璉賈服杜注左傳亦言夏曰瑚疑今本明堂位文有誤也周曰簠簋者鄭注周官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賈疏案孝經云陳其簠簋註云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此其制也夫子言賜也達可使從政故以宗廟貴器比之言女器若瑚璉者則可薦鬼神羞王公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注）馬曰雍弟子仲弓名姓冉**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注）孔曰屢數也佞人口辭捷給數爲人所憎惡正義曰說文云佞巧讇高材也曲禮釋文口才

日佞下篇惡夫佞者無乃爲佞乎訓同仲弓德行中人行必先人言必後人或者以爲仁而不佞者當時尙佞見雍不佞故深惜之禦者爾雅釋言云禦也不知其仁言以口給禦人不知其人於仁何如也唐石經初刻作其仁後磨改作其人皇本末二句尾並有也字○注雍弟子仲弓名姓冉○正義日史記弟子列傳冉雍字仲弓鄭目錄云魯人論衡自紀篇以仲弓爲冉伯牛子史記索隱引家語又云伯牛之宗族二說各異當從論衡○注屢數至懀惡○正義日毛詩賓筵傳屢數也此常訓提給者提速也給足也荀子性惡篇齊給便敏而無類注給謂應之速如供給者也非十二子篇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注給急也速急皆引申之義大戴禮保傳篇接給而善對會子立事篇進給而不讓說苑尊賢篇孔子對哀公以取人之術日毋取拑者毋取口銳者拑者大給利不可盡用口銳者多誕而窮信後恐不驗也皆謂口辭捷給也韓詩外傳人之利口嘵辭者人畏之畏之斯惡之子日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使漆雕開仕對日吾斯之未能信(注)孔日開弟子也漆雕姓開名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子說**(注)鄭日善其

志道深

正義曰：釋文雕本或作凋皇本唐宋石經皆作彫邢本作雕與釋文合阮氏元校勘記依說文當作琱凡琱琢之成文則日彫雕凋皆段借字案依阮說漆雕氏必其職掌漆飾琱刻以官爲氏者也夫子使開仕當在爲魯司寇時皇疏云答師稱吾者古人皆然也考答師稱吾僅見此文宋氏翔鳳過庭錄疑吾爲启字之訟启卽啟字亦通○注開弟至究習○正義曰史記弟子列傳漆雕開字子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謂上開本啟字漢人避諱所改引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啟證之其說是也古今人表亦作啟啟者開也故字子開此注以開爲名作僞者之疏可知揚簡先聖大訓又名憑家語弟子解又字子若白水俾字子脩皆矣人所造鄭目錄云魯人家語則云蔡人亦誤也仕進之道恐未能究習故云未能信信者有諸己之謂也由開之言觀之其平時好學不自矜伐與其居官臨民謹畏之心胥見於斯其後仕與不仕史傳並無明文家語謂開習尚書不樂仕夫不樂仕非聖人之教中庸云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夫子謂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子路亦謂不仕無義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是開之言未能信實以仕進之道未能究習而非不樂仕矣此注雖僞作猶能不失其義王肅注家語云

言未能明信斯書義是肅自爲附會。注善其志道深
。正義曰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卽此義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注）馬曰桴編竹木
大者曰栰小者曰桴子路聞之喜（注）喜與己俱行正義曰乘說文
作椉云覆也覆者加乎其上也詩七月傳乘升也浮者說
文云氾也漢書地理志注浮以舟渡也于皇本作於爾雅
釋詁于於也二字義同故經傳通用王氏鎣四書地理考
浮海指勃海說文海天池也以納百川者又云澥勃澥海
之別也潛丘劄記太史公多言勃海河渠書謂永平之勃
海封禪書謂登萊之勃海蘇秦列傳指天津衛之海朝鮮
列傳指海之在遼東者勃海之水大矣非專爲近勃海郡
者也案漢書地理志玄菟樂浪武帝時皆朝鮮濊貉句驪
蠻夷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樂
浪朝鮮民犯禁八條相殺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
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子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
爲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
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
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

夷有已也顏注言欲乘桴筏而適東夷以其國有仁賢之化可以行道也據志言則浮海指東夷卽勃海也夫子當日必實有所指之地漢世師說未失故尚能知其義非泛言四海也夫子本欲行道於魯魯不能竟其用乃去而之他國最後乃如楚則以楚雖蠻夷而與中國通已久其時昭王又賢葉公好士故遂如楚以冀其用則是望道之行也至楚又不見用始不得已而欲浮海居九夷史記世家雖未載浮海及居九夷二語爲在周遊之後然以意測之當是也其欲浮海居九夷仍爲行道由漢志注繹之則非遯世幽隱但爲世外之想可知卽其後浮海居九夷皆不果行然亦見夫子憂道之切未嘗一日忘諸懷矣其必言乘桴者錢氏坫論語後錄謂爾雅釋水庶人乘泭夫子言道不行以庶人自處是也說文憙說也從心從喜喜亦聲今經傳通作喜人皇本由下有也字○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正義曰詩周南疏引論語注與此注同臧宋以爲鄭注佚文或鄭用其師說也說文桴棟名別一義泭編木以渡也爾雅釋言舫泭也孫炎注方木置水中爲泭筏也釋文泭字或作游樊本作柎釋水李巡注併木以渡也詩周南不可方思邶風方之舟之毛傳並云方泭也方與舫同周南釋文泭本亦作游又作桴或作柎諸字惟

桴是叚字餘皆同音異體也韋昭國語注編木曰泭小泭曰桴分泭桴爲二失其義矣王逸楚辭惜往日注編竹木曰泭與此注同方言泭謂之箄箄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江淮家居箄中謂之薦廣雅釋水箄䈬橫筏也衆經音義卷三筏通俗文作艜韻集作艥編竹木浮於河以運物也南土名箄北人名筏楚辭王逸注楚人曰泭秦人曰橃筏艜橃並同周南釋文引郭璞音義云木曰箄竹曰筏小筏曰泭泭爲小則筏爲大此據人當時所稱別之然泭筏對文有大小之殊散文亦通稱故方言廣雅廣列異名不爲分別也○注喜與己俱行○正義曰子路親師雖相從患難勿恤也今見夫子使從浮海若夫子獨許己與之俱行故聞而喜也**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注鄭曰子路信夫子欲行故言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一曰子路聞孔子欲浮海不復顧望故孔子歎其勇曰過我無所取哉言唯取於己古字材哉同　注子路至哉同○正義曰注用鄭義後則集解

兼存他說也釋文過我絕句此本鄭氏又云一讀過字絕句此集解後說說文材木梃也周官太宰五曰材貢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韋讀木也夫子浮海是不得已之思其勢亦不能行子路信爲實然則以不解夫子微言故也微者爾雅釋詁云匿微也微者隱也其義深隱則曰微言猶所謂隱語也子路伉直不解微言故夫子但言無所取材爲桴以戲之所以深悟之也爾雅釋詁戲謔也三國吳志薛綜傳權欲浮海親征公孫淵綜諫曰昔孔子疾時託乘桴之語季由是喜拒以無所取才釋其辭義亦謂桴材作才者段借字一曰云云以過爲好勇太過我無所取材爲但以由從不復取他人哉言必不能也云古字材哉同者馮氏登府異文攷證哉字從才才與哉通崔瑗張不子碑往才汝諧邪昺爾雅疏哉古文才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注)孔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注)孔曰賦兵賦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作季康子問當出古論釋文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陳氏

釋古訓曰賦傳同音故魯論借用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于貢歷言仲由冉有公西赤之行文子以爲一諸侯之相與此章所論相合程氏瑤田論學小記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其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曰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言夫行恕以終其身死而後已不自以爲及者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注賦兵賦○正義曰鄭注賦軍賦此孔所襲說文賦斂也顏師古漢書地理志曰注賦者發斂土地所生之物以供天子也胡氏渭禹貢錐指周時軍旅之征謂之賦周禮大司馬注賦給軍用者也小司馬注曰賦謂出車徒給繇役也左傳曰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又曰悉索敝賦又曰韓賦七邑又曰魯賦八百乘邾賦六百乘又曰鄫無賦於司馬其所謂賦皆軍賦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注孔曰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百乘宰家臣正義曰武伯更問求赤於仁何如夫子直告以二子

之才不俟再問也千室之邑者說文室實也從宀從至至所止也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卪宰者公羊隱元年傳宰者何官也古凡大小官多稱宰如冢宰大宰膳宰宰夫宰胥宰旅及邑長家臣皆名宰也左隱元年疏引鄭注論語云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賦宋輯本列之此文之下攷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又云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鄭以國爲上公之國周官典命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鄭注云公城蓋方九里是大都三國之一則爲三里矣就鄭君發注釋之千室之邑謂公邑淩氏曙四書典故覈云周官之制天子自六鄉以外分六遂及家稍小都大都其餘之地制爲公邑使大夫治之在二百里三百里以上大夫如州長在四百里五百里以下大夫如縣正皆屬於遂人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畢甸以該稍縣畺也鄉遂之民以七萬五千家爲定其餘夫皆受田於公邑故遂人授民夫以學田百晦萊五十晦餘夫亦如之餘夫所受公邑之萊也太宰九賦邦甸家稍都鄙之賦皆公邑所出諸侯之國亦然以魯言之三鄉三遂之外除大夫之采邑皆公邑孔子爲中都宰子夏爲莒父宰子賤爲單父宰子游爲武城宰皆公邑也惟費宰爲季氏邑成宰爲孟氏邑郈宰爲叔孫

氏邑非公邑耳王畿之地鄉遂以家計公邑蓋以里計諸
侯之地皆以家計故春秋之世動云書社幾百蓋二十五
家爲社可知邑之大小皆論室之多少也周禮四井爲邑
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鄭注甸方八里
旁加一里治洫則方十里爲一成四甸爲縣方二十里縣
二百五十六井二千三百四十夫之地以鄭意推司馬法
算之宮室涂巷三分去一通不易一易再易計之爲一室
受二夫之田賓一縣受田出稅人爲七百六十九夫又旁
加一里內受田治洫人四百三十一夫其千二百夫云千
室之邑舉成數也或容有餘夫分授杜氏注左傳築鄙曰
四縣爲都四井爲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孔
疏引釋例曰邑有先君宗廟雖小曰都都而無廟固宜稱
城案此則自井以上至縣凡有城皆稱邑至四縣爲都乃
稱都故云千室之邑其宰則如周禮之縣正也鄭此注又
云大夫之家邑有百乘采地一同之廣輪也案大學云百
乘之家鄭注有采地者也坊記云家富不過百乘兩疏以
爲皆卿采邑凡卿亦稱大夫故鄭君此注及雜記注並言
大夫有百乘也坊記疏以爲百里正一同之制司馬法六
尺爲步步百爲晦晦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
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

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
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
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此司馬法鄭君引以
注小司徒知此采地一同亦其制也賈公彥小司徒疏云
謂之爲同者取象雷震百里所聞同是同方百里之義也
廣輪猶言廣長凡輪皆直行此據開方法言之〇注千室
之邑卿大夫之邑〇正義曰注以千室之邑爲卿大夫采
邑不爲公邑與鄭氏異則似冉有祇能仕於私家於義未
能備也皇疏云舊說五等之臣其采地亦爲三等各依其
君國十分爲之上公地方五百里其臣大采方五十里中
采方二十五里小采方十二里半侯方四百里其臣大采
方四十里中采方二十里小采方十里伯方三百里其臣
大采方三十里中采方十五里小采方七里半子方二百
里其臣大采方二十里中采方十里小采方五里男方百
里其臣大采方十里中方五里小方二里半凡制地方一
里爲井井有三家若方二里半有方一里者六又方半里
者一則合十八家有餘故論語云十室之邑也其中大小
各隨其君故或有三百戶是方十里者一或有千室是方
十里者三
有餘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

言也不知其仁也注馬曰赤弟子公西華有容儀可使爲行人

正義曰說文束縛也釋名釋言語束促也相促近也帶繫繚於要所以整束其衣故曰束帶釋名釋衣服帶帶也著于衣如物之繫帶也漢孫根碑束帶磐立朝本此文當爲齊古之異鞶者革帶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古有大帶有革帶革帶以繫佩韍而後加之大帶則革帶統於大帶故許於鞶曰大帶也戴氏清四書典故考辨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玄端皆緇帶爲擯相者當服皮弁所謂束帶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立於朝者立與位同彌雅釋宮中庭之左右謂之位左氏傳有位於朝郎立於朝也禮行聘於廟朝會燕饗則於廟或於朝或於寢此祇言朝者亦擧一以賅耳凌氏曙四書典故覈其立位則接賓時陳擯於大門外上擯近君門東西面既入廟門擯者負東塾東上立則在中庭至授玉時上擯進阼階之西釋辭于賓遂相君拜既受玉退負東塾而立此但依聘禮言之亦擧聘則他禮可推知也說文賓所敬也客寄也謂他國諸侯及卿大夫也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案聘禮及廟門凡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又云擯者入告辭玉注擯者上擯也覲禮侯氏

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謂注謂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又聘禮擯者出請事敖繼公曰擯者上擯也是相大禮皆上擯之事也據麥氏言此與賓客言亦是上擯下篇言宗廟之事如會同願爲小相小相於聘禮則承擯紹擯此亦自謙之辭故夫子曰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明亦能爲上擯也又案典言當兼禮辭及無常之辭若成三年齊侯朝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云云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云云皆是無常之辭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其有禮節也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禮儀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之謂也孔子之語人也曰當賓客之事則通矣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於赤也皆雜記公西赤事與此章及下篇互證○注赤至行人○正義曰史記弟子傳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公西兩字氏鄭目錄云魯人容儀謂禮容禮儀容主貌儀主事也周官序官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注云行人主國使之禮此指士國出聘其使臣稱行人也與擯相各是一職而皆主賓客若子華使齊卽是行人之比故馬以此可使爲行人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注孔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注包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正義曰望者釋名釋姿容望茫也遠視茫茫也子貢言顏子有大智之德已不敢視比之也釋文聞本或作問字非知十知二皆設數多寡以明優劣也說文云十數之具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君子之爲學也原始要終一以貫之其在聖門惟顏子好學能有此詣夫子與回言終日不違及退省其私亦足以發發者夫子所未言之義即顏子所聞而知之者也子貢未能一貫故聞一但能知二二者一之比言已未能盡其義也釋文云吾與爾本或作女音汝○注愈猶勝也○正義曰鄭有此注孔所襲也廣雅釋言愈賢也賢勝義近○注既然至貢也○正義曰論衡問孔篇吾與汝俱弗如也鄭玄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女皆不如也後漢橋玄傳魏武祭文仲尼稱不如顏淵三國志夏侯淵傳下令稱之曰淵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

不如也俱與此注義合皇疏引顧歡曰回爲德行之俊賜爲言語之冠淺深雖殊而品裁未辨欲使名實無濫故假問孰愈子貢既審回賜之際又得發問之旨故舉十與二以明懸殊愚智之異夫子嘉其有自見之明而無矜克之貌故判之以弗如同之以吾與女此言我與爾雖異而同言弗如能與聖師齊見所以爲慰也

宰予晝寢注孔曰宰予弟子宰我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注包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王曰杇鏝也此二者以喻雖施工猶不成於予與何誅注孔曰誅責也今我當何責於汝乎深責之

正義曰江氏聲論語竢質說文晝日之出入與夜爲界是日出後爲晝凡人雞鳴而起宰我日出後尚寢寐未起故責之鄭注云寢臥息也案說文寑臥也其字從宀故所臥室亦名之釋名釋宮室寢寑也所寢息也是也晝非寢時故禮言君子不晝居內若晝居內雖問疾焉可也夫晝居內且不可別晝寢耶韓李筆解謂晝舊文作畫字所云舊文或有所本李匡義資暇錄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

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周密齊東野語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作畫字侯白隋人二讀與舊文合李氏聯琇好雲樓集漢書揚雄傳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此正雄所作甘泉賦諫宮觀奢泰之事暗用論語可證畫寢之說漢儒已有之案禮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穀梁莊廿四年傳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又廿三年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周官守祧云其祧則守祧黝堊之皆說宗廟之飾其宮室當亦有飾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此本晉語又爾雅釋宮牆謂之堊統廟寢之言周官掌蜃云其白盛之蜃注云謂飾牆使白之蜃也此與黝堊異飾當是宮室中所用左襄卅一年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亦當謂加飾春秋時大夫士多美其居故土木勝而知氏亾輪奐頌而文子懼意宰予晝寢亦是其比夫子以不可雕不可杇譏之正指其事此則舊文於義亦得通也雕皇本唐宋石經並作彫釋文糞或作糞說文此篆作糞云棄除也从廾推芈糞采也胡氏紹勳四書拾義左傳云小人糞除先人之徹廡是除穢謂糞所除之穢亦謂穢糞此經糞土猶言穢土古人牆本築土而成歷久不免生穢故曰不可杇牆者

說文作牆云垣蔽也釋名釋宮室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杇皇本釋文本並作圬說文有杇無圬圬乃杇之俗玉篇作杇隸體小變宋石經作杇此形近之譌於予與何誅釋文云與疑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辭與猶也也於予與改是同○注宰予弟子宰我○正義曰宰我已見八佾篇此稱宰予者爲其名爾雅釋詁予我也皇本此注爲包氏○注杇腐至鏝也○正義曰說文歺腐也杇歺或從木腐爛也劘剝也琱治玉也義並相近雕彫皆叚借字刻畫猶刻劃也說文刻鏤也劃錐刀畫曰劃是也杇鏝者爾雅釋宮鏝謂之杇李巡曰鏝一名杇塗工作具也郭璞云泥鏝言用泥以鏝也說文木部杇所㠯塗也秦謂之杇關東謂之槾從木亏聲槾杇也從木曼聲金部鏝鐵杇也從金曼聲段氏玉裁木部注此器今江浙以鐵爲之或以木戰國策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者則豫讓也刃其杅曰欲爲智伯報讎杅謂涂廁之杅今本皆作扞戾幵切繆甚刃其杅謂皆用木而獨刃之案杇槾同物異名用以塗牆故亦謂塗牆之人爲杇人左傳稱圬人以時是也孟子滕文公下毀瓦畫墁謂所墁之牆雜畫之也○注誅責也○正義曰周官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注誅責讓也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注誅誅

貢

也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注孔曰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逸周書芮良夫解云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說苑尊賢篇夫言者所以抒其匈而發其情者也是故先觀其言而揆其行夫以言觀其行雖有姦軌之人無以逃其情矣是取人之術當以言察其行也大戴禮五帝德篇子曰吾欲以語言取人於予邪改之即此章義集注引胡氏曰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皇邢疏連上爲一章與總章數不合○注發於宰我之晝寢○正義曰論衡問孔篇說亦與此同愚謂前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在季氏舞八佾三家雍徹章後則人指季氏三家言下篇子所雅言在學易章後則所字指易言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在詩禮樂章後則可使由不可使知指詩禮樂言吾友張也爲難能也在堂堂乎張章前則

難能指堂堂言此皆前後章相發
明之例姑舉數則爲此注證之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注包曰申棖魯人子曰棖也慾焉得剛注孔曰慾多情慾

正義曰鄭注云剛謂彊志不屈撓案說文剛彊斷也皐陶謨剛而塞彊而義是剛彊義近撓者曲也折也志不屈撓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能無慾也淩氏鳴喈解義剛爲天德故近仁慾坤象陰也損之窒慾也損初益上艮以止之慾者勝人爲彊有似乎剛故或以爲疑○注申棖魯人○正義曰棖或作棠作堂或作黨或作儻漢王政碑無申棠之欲此作棠也史記索隱申堂字周本史記弟子列傳此作堂也今本史記云申黨字周此作黨也朱氏彝尊弟子考引漢文翁禮殿圖有申儻作儻也諸家文雖有異而音則相通詩丰云俟我乎堂兮鄭箋棠當爲棖可證也唐宋以來因稱名參錯分申棖申黨爲二人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申黨召陵伯申棖魯伯眞宗祥符二年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俱列從祀至明嘉靖九年因大學士張璁奏存棖去黨而祀典始正困學紀聞云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棖申棠今所傳禮殿圖有

申黨無申棖文獻通考亦云今考文翁石室圖無所謂棖與棠也是圖本止申黨一人伯厚所見圖作黨與朱氏彝尊所見圖作儻不同當以朱爲是諸字皆由音近通用莫知其何者爲正困學紀聞獨以黨爲傳寫之訛梁氏玉繩漢書古今人表攷亦以儻爲訛皆未必然也史記索隱引鄭此注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論語釋文及邢疏並引鄭曰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又引家語申續字周似續又棖之別名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申繚困學紀聞引家語作申續今本家語作申續字子周錢氏大昕養新錄謂古文廣續同聲家語申續蓋讀如庚與棠音亦不遠今本家語作續則傳寫誤也盧氏文弨釋文攷證略同梁氏人表攷云鄭作申續必有所據續與續通繚續兩字乃傳寫之譌諸說皆依鄭注作續臧氏庸拜經日記徐鼐曰史記索隱引家語作繚據字周義疑繚爲得之庸案徐說是也索隱於公伯繚字周下云家語無公伯繚而有申子周又於申棠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又史記正義於公伯僚字周下云家語有申繚字周然則司馬貞張守節所見一家語並作申繚蓋家語無公伯繚及申堂王肅僞造申繚一人以當申堂公伯繚二人因二人名姓雖異而字周則同爲足以相混也論語音義及家語作申續乃繚字形近之譌王伯

厚所見本作續今本作續此又續字之轉誤論語音義引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此續字乃後人據誤本家語所改當本作申堂鄭正據仲尼弟子列傳也索隱曰申堂字周論語有申棖鄭玄云申棖魯人弟子也蓋申堂是棖不疑以棖堂聲相近案小司馬此言正據鄭注論語以申棖爲申堂故云然也案臧說甚辨當可依據蒼頡碑作字子續此又因名續而妄爲之王肅以申繚申堂公伯繚爲一人而非孔子弟子此包注亦不云弟子或包不據弟子傳以申棖申堂爲非一人也至包以棖爲魯人與鄭同漢魯峻石壁殘畫象有魯棖○注慾多情慾○正義曰古無慾有欲欲根於性而發於情故樂記言性之欲說文言情人之含氣有欲欲者也聖凡智愚同此性情卽同此欲其有異者聖智皆能節欲能節故寡欲也若不知節欲則必縱欲而爲性情之賊故孟子曰存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注馬曰加陵也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注孔曰言不能止人使不加

非義於己

正義曰：大學言絜矩之道云：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即子貢此言之旨。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偽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彊者脅弱，衆者暴寡，知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誠以弱寡愚怯與夫疾病老幼孤獨，反躬而思其情，人豈異於我？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故曰性之欲。好惡既形，遂己之好惡，忘人之好惡，往往賊人以逞欲。反躬者，以人之逞其欲，思身受之情也。情得其平，是爲好惡之節，是爲依乎天理。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勉然之恕，學者之行仁也；自然之恕，聖人之行仁也。能恕則仁矣，不以勉然者爲恕，自然者爲仁，生分別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注：加，陵也。○正義曰：左襄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杜注：加，陵也。陵者，大阜，有臨下之象。下篇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加同

義說文加語相增加也段氏玉裁改增爲譖云譖下曰加也誣下曰加也此言語相譖加也知譖誣加三字同義誣人曰譖亦曰加論語曰云云馬融曰加陵也袁宏曰加不得理之謂也劉知幾史通曰承其誣妄以重加諸韓愈爭臣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皆得加字本義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曰晉唐書僕固懷恩傳其生意見妄作加諸加諸蓋飾辭毀人之謂今案段沈說又一義非經注旨所有○注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言○正義曰義與不以不欲無欲觀之其意自見不必更非義也夫子之道不過忠恕故以爲非爾所及若夫橫逆之來聲色之誘其由外至者雖聖賢不能禁止之而使其必無況在中材以下君子知其然也故但修其在己而不必遽非諸人也僞孔此注全失本旨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注章明也文彩形質著見可以耳目循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

閒也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言定公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孔子觀殷夏所損益日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語魯太師樂云云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又云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據世家諸文則夫子章謂詩書禮樂也古樂正崇四術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至春秋時其學寖廢夫子特修明之而以之爲教故記夫子四教首在於文顏子亦言夫子博我以文此羣弟子所以得聞也世家又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易藏太史氏學者不可得見故韓宣子適魯觀書太史氏始見周易孔子五十學易惟子夏商瞿晚年弟子得傳是學然則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易是也此說本之汪氏喜荀略見所著且住菴文稿宋氏翔鳳發微云易明天道以通人事故本隱以之顯春秋紀人事以成天

道故推見至隱天官書曰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漢書李尋傳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班氏以易春秋爲性與天道之書故引子貢之言以實之顏師古注以易春秋爲夫子之文章者誤文章自謂詩書禮樂也案宋說亦是然言性與天道則莫詳於易今卽易義略微之繫辭上傳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文言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利貞者性情也說卦傳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此言性也臨象傳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謙象傳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又云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恒象傳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繫辭傳言天道尤多凡陰陽剛柔法象變化健順易簡皆天道之說又无妄象傳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與臨象同則天命卽天道也又乾象傳蠱象傳剝象傳復象傳所言天行亦卽天道是亟言天道也鄭注此云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案受血氣則有形質此性字最初之誼包氏汝翼中庸說天道陰陽地道柔剛陰陽合而剛柔濟則日中中者天地之交

也天地一交而人生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天以動闢地以靜翕一闢一翕氤氳相成交氣流行於是有寒暑風雨晦明人秉其氣以生而喜怒哀樂具焉赤子無知而有笑有啼有舞蹈奮張人之生也莫此為先所謂性也性也者天地之氣也天氣下降地氣上升交在於中故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性之於字從心從生人生於天地而心其最中者也案包說卽鄭注人受血氣以生之旨血氣受之父母父母亦天地之象也孟子云形色天性也形色卽形質人物各受血氣以生各有形質而物性不能皆善惟人性則無不善說文云性人之陽气性善者也許言性為陽气者對情為陰气言之繫辭以善為繼之性為成之則性善之義自孔子發之而又言性相近者言人性不同皆近於善也鄭又云性有賢愚者賢愚猶知愚貧質有高下也又注天道云七政動變之占案後漢書桓譚傳注引動作通書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注七政日月五星也五星謂金木水火土之星先王觀乎天文而知寒暑之序以敬授民時故以日月五星為七政也變動若飛伏進退之頻說文云占視兆問也從卜從口周官占人注占蓍龜之卦兆吉凶是占合龜筮言之人君見天道之變而占之以觀其吉凶反之人事加修省焉此占問之意也漢

世儒者若伏生董生翼奉劉向劉歆皆以五行說天道而眭京等亦言七政災變故班氏傳贊引論語天道為說又前書張禹傳成帝問張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對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後書桓譚傳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今諸巧慧小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皆以吉凶禍福言天道故鄭氏同之其義備於春秋矣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一說性與天道猶言性與天合也後漢書馮異傳臣伏自思惟以詔敕戰攻每輒如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管輅別傳苟非性與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胷心晉書紀瞻傳陛下性與天道猶復役機神於史籍此亦漢儒相承之說宋氏翔鳳發微亦本錢氏而小異云聖人言性合乎天道與猶言合也後言利與命與仁亦是合義今案以與為合此漢儒誤解不可援以為訓李賢後漢書外成傳注云論語云云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謂孔子之言性自然與天道合非惟失於文句實乃大乖意旨是錢氏所引諸說皆章懷所不取矣史記世家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性命連文阮氏元性命古訓謂為安國

眞本義或然也皇本高麗本又漢書眭弘等傳贊外戚傳注匡謬正俗引並作也已矣○又注章明至聞也○正義曰書堯典平章百姓鄭注章明也與此注同易傳云六畫而成章孟子云君子之爲學也不成章不達章是文之所見故注云文彩形質著見以文彩釋文以著見釋章也古無彩字經典俱作采禮樂記文采節奏又曰省其文采注以文章爲禮儀故以形質言之明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故人耳目得以循行也性爲人之所受以生即鄭君人受血氣以生之義天道元亨日新之道者元始也亨通也易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此元爲始也通則運行不窮故日月往來以成晝夜寒暑往來以成四時也乾有四德元亨利貞此不言利貞者略也天道不已故有日新之象禮記哀公問篇云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中庸言天道爲至誠無息引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此詩所言天命據鄭箋即天道也聖人法天故易言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夫子贊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又曰剛健篤實煇光日新其德皆不已之學也皆法乎天也性與天道其理精微中人以下不可語上故不可得聞其後子思作中庸以性爲天命以天

道為至誠孟子私淑諸人謂人性皆善謂盡心則能知性知性則能知天皆夫子性與天道之言得聞所未聞者也集解釋性與鄭合其釋天道本易言之與鄭氏之據春秋言吉凶禍福者義皆至精當兼取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注孔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注前所至行也○正義曰有聞文章之道也子路好勇聞斯行之其未及行又恐別有所聞不能並行荀子哀公篇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楊倞注引此文蓋審其所知卽是欲行之故不務多知也包氏慎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其言當有所本蓋子路當時有聲聞之一事為人所稱道子路自度尚未能行故唯恐復有聞此說與孔注異亦通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注孔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注孔

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己下者注孔文至謚也○正義曰世本云孔
達生得閭叔穀穀生成叔烝鉏鉏生頃叔羈羈生昭叔起
起生圉圉即孔叔圉亦稱仲叔圉邢疏引謚法云勤學好
問曰文是文爲謚也春秋時謚法雖失實然猶不輕謚文
故子貢問孔文子之謚而夫子於公叔文子之謚文亦特
表其行明凡謚文當慎之也○注下問謂凡在己下者○
正義曰俞氏樾平議云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
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
是案俞說即此注言凡之旨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注孔曰子產鄭大夫公孫僑其
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正義曰君子者
卿大夫之稱子產德能居位合於道者有四故夫子表之
行己恭則能修身事上敬則能盡禮養民惠則田疇能殖
子弟能誨故夫子稱爲惠人惠者仁也仁者愛人故又言
古之遺愛也使民義則集注所云如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皆是○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正義曰鄭者周同姓國韋昭晉語注謂子產鄭穆公之

孫子國之子故稱公孫晉語言公孫成子成其謚也錢氏大昕後漢書攷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僑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案說文僑高也僑言人之高者郭注山海經長股國言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喬僑通用左傳長狄僑如當亦取高人之意僑產義合高大爲美故子產又字子美此當兼存二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注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謚名嬰

正義曰周官大宰二曰敬故鄭注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據鄭說則久謂久故也君子不遺故舊則民不偷故稱平仲爲善交皇疏引孫綽曰交有傾蓋如舊亦有白首如新隆始者易克終者難敦厚不渝其道可久所以難也孫說謂平仲與人交久與鄭微異亦得通也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疏云凡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此就所據本說之實則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注晏姓平謚名嬰○正義曰史記管晏列傳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索隱曰名嬰平謚仲字晏者地名以邑爲氏一統志晏城在齊河西北二十五里卽其地也謚法解治而無眚執事有制布綱治紀皆曰平是平爲謚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注包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謚也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僭也山節藻梲注包曰節者栭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言其奢侈何如其知也注包曰非時人謂之爲知

正義曰龜者介蟲之長有知靈能先知故用爲卜白虎通蓍龜篇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凡卜皆在廟故藏龜亦於廟周官龜人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注云六龜各異室也史記龜策列傳言高廟有龜室又言置室西北隅懸之此其制也左文二年傳說臧孫此事云作虛器杜注作虛器謂居蔡山節藻梲也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如杜所言則居蔡謂作室以居之所謂龜櫝也漢書食貨志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太卜受直然則文仲得此蔡卽當歸諸周室而不得私藏之禮器所云家不寶龜是也乃文仲則僭爲已有且以此龜本藏天子廟中故亦以天子廟飾居之其所置之處亦必在文子家廟中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

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文仲詔瀆神物以冀福佑而不知其僭上無等之罪必不爲神所相故夫子不斥其僭而但斥以不知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漢人之說則居蔡是僭諸侯之禮山節藻梲是僭天子宗廟之禮以飾其居如此則已是二不知不應概以作虛器罪之曰一不知也又云山節藻梲實係天子之廟飾管仲僭用以飾其居而藏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蒲於其中者蓋亦不相稱之甚矣吾故知其必無此也然則山節藻梲將何施曰施之於居蔡也案全氏此辨致確其據家語以文仲世爲魯之守蔡大夫又取陸佃說以伯禽所受封之繁弱爲蔡別名又名儓句皆謬妄不足辨故略之節與格同陳氏鱣古訓藝文類聚引作桼桼格一字桼爾雅釋宮楣謂之桼釋文桼音節孫炎本作節是桼節通用論語釋文又云梲本又作极○注臧文至僭也○正義曰臧文仲即臧孫辰見左莊二十八年傳鄭注云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爲名焉與包略同左昭五年傳吳蹶由曰卜之以守龜又曰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是國君有守龜也漢書食貨志元龜岠冉長尺二寸公龜九寸侯龜七寸子龜五寸又云元龜爲蔡是蔡長尺

二寸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天子龜爲蔡長一尺二寸諸
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與食貨志異然皆以天子龜爲
尺二寸也但包既以蔡爲長尺二寸則是天子之龜不當
云國君之守龜此稍誤矣淮南說山訓大蔡神龜出於溝
壑高誘注與包鄭同漢食貨志如氏注以大蔡爲蔡國所
以蔡爲龜名不取蔡國之說爲顏監所糾正路史國名紀
言蘄春江中有蔡山在廣濟縣大龜納錫故日蔡非姬姓
蔡王氏鎣四書地理志引之謂今黃梅縣西南九十里曰
蔡山西接廣濟縣此或包鄭所指龜所出之地名矣俞氏
樾平議包氏此解亦臆說竊疑所蔡當讀爲槊說文槊楚人
謂卜問吉凶曰槊讀若贅龜者所以卜問吉凶也因名
之曰槊蓋楚語也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槊與蔡
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謂蔡叔之蔡郎三苗之蔡
槊然則以蔡爲槊猶以蔡爲槊矣俞此說甚可據因並
著之○注節者至奢侈○正義曰鄭亦有此注與包同節
爲栭之本爾雅文說文云格構櫨也構櫨柱上栟也栟屋
構櫨也者栭屋上標也鄭注明堂位云山節刻構櫨爲山
也三蒼云柱上方木曰栟一名栭山東河南皆曰構栟自陝
以西曰楮廣雅釋宮構謂之笮栟謂之笮合諸訓觀之格
也栭也栟也構櫨也楮也笮也六名實一物王延壽靈光

殿賦芝栭攢羅以戢脊張載注云芝栭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此即節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有枅有曲枅枅則桼也曲枅則欒也曲枅加於柱枅加於曲枅栭又加於枅以次而小故名之栭薛注西京賦曰栭斗也張載注櫨光賦曰栭方小木爲之栭在枅之上枅者柱上方木斗又小於枅亦方木也然後乃抗梁爲栭與枅非一物釋宮云栭謂之格合二事渾言之許則析言之案說文以栭爲枅標標者枅上端也栭與枅正是一物而段云非一物誤矣爾雅閞謂之槉郭注柱上構也亦名枅又曰楷說文閞門構櫨也徐鍇繫傳斗上承棟者橫之似弃也柱端交梧之處置方木焉使相接合故謂之槉業閞字從門從丹弁象其形從門則爲門上之枅與柱端之枅同故其訓亦不異郝氏懿行義疏謂桼槉一物兩名桼言其標槉言其末亦未是也鄭注禮器云山節刻柱頭爲斗拱形加山也柱頭者節也斗拱者山之形鄭據目見言之非謂刻山形於節上也梲爲梁上楹者爾雅云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棳是棳在梁上郭注以爲侏儒鄭注明堂位亦云畫侏儒柱爲藻文也侏儒者短柱之稱故禮器注云藻梲謂畫梁上短柱爲藻文也釋名棳儒梁上短柱也儒上當補侏字淮南主術訓短者以爲朱儒高誘注朱儒梁上戴蹲踞人

也朱儒本短人故短木亦稱朱儒高舉其形似言之非謂刻爲人也玉篇梲楄也以梲爲棨殊誤徐鍇說文繫傳以棨爲梁上短柱而以兩旁枝梧之木爲梲亦與舊訓不合藻者水草爾雅釋草莙牛藻藻與藻同包以山節藻梲爲奢侈不言僭者以奢侈則僭可知鄭此注又云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皆非文仲所當有之案鄭注禮器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又云山節藻梲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之者考士首本云云見穀梁傳及晉語尚書大傳皆是言楄飾鄭以楄飾如此則凡飾皆同而又言天子廟飾山節藻梲是於密石之外又加此山藻之飾與宮室之制不同也山節藻梲是二事皆非文仲宮室中所當有故夫子譏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注孔曰令尹子文楚大夫姓鬭名穀字於菟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正義曰令尹楚官名邢疏云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

也三已者詩墓門箋已去也南山有臺箋已止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子文於莊公卅年爲令尹至僖公廿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廿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繼之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日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爲令尹而仁山以爲子上之後者誤也子上死卽有商臣之變使子文是時在位豈尙可以言忠案子越亂在宣四年非文十二年全氏誤也如全此說子文僅再仕再已而論語云三仕三已者大略之辭汪氏中述學云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焉往而不三黜春秋傳三折肱爲良醫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雌雉三嗅而作孟子書陳仲子三咽此不可知其爲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已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爲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語觀射父日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潛夫論遏利篇楚鬬子文三爲令尹而有飢色妻子凍餒朝不及夕皆言子文三仕三已與論語正合若荀子堯問莊子田子方呂氏春秋知分淮南子道應史記鄒陽傳循吏列傳皆以三仕三已爲孫叔敖之事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云孫叔敖

之令尹見宣十一年叔敖死於楚莊王時約令尹僅七八年莊王之賢豈肯暫已叔敖意莊子荀子原係子文事傳謂而爲叔敖其說是也夫子許爲忠者皇疏引李充曰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釋文未知如字鄭音智注及下同漢書古今人表先列聖人次仁人次智人其序篇引此二語論衡問孔篇子文曾舉子玉代已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眾不知如此安得爲仁中論智行篇或曰然則仲尼曰未知焉得仁乃高仁邪何謂也對曰仁固大也然則仲尼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若有人相語曰彼尚無有一智也安得乃知爲仁乎二文皆讀知爲智與鄭同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也可補鄭義皇本何如下有也字○注姓鬬名穀字於菟○正義曰左宣四年傳初若敖娶于邳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邳淫于邳子之女生子文焉邳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邳子田見之懼而歸以告夫人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實爲令尹子文說文穀乳也從子㱿聲漢書敘傳上楚人謂乳穀如氏曰穀音構牛羊乳汁曰穀廣雅釋詁穀生也曹憲音曰穀春秋之穀烏菟釋言穀乳也穀穀一字左傳作穀或係叚借論語釋文

論語正義　卷六

穀本又作穀荀子禮論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之楊倞注孺子曰穀莊子駢拇臧與穀二人崔注同穀與穀同若言乳兒也於菟爲虎此反切之權輿曹憲作烏菟漢書敘傳作於檡皆以音近通用王氏引之春秋名字解詁於菟虎文貌說文𤟺黃牛虎文讀若涂菟𤟺聲義並同虎有文謂之於菟故牛有虎文謂之𤟺說文虎虎文也於菟與虎聲近而義同如王此說子文爲字亦是名字相應矣敘傳云故名穀於檡字子文此注以穀爲名於菟爲字而不言子文之爲名爲字作偁者之疏可知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注孔曰皆齊大夫崔杼作亂陳文子惡之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注孔曰文子避惡逆去無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正義曰崔者地名以邑爲氏也左襄

二十七年傳成請老于崔杜注濟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在今濟南府章丘縣西北二十五里俗呼古城弑者說文云臣殺君也左宣十八年傳凡自虐其君曰弑白虎通誅伐篇引春秋讖曰弑者何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試之是其義也釋文弑本又作殺說文殺戮也段氏玉裁注云述其實則曰殺正其名則曰弑春秋正名之書也故言弑不言殺三傳述實以釋經之書也故或言弑或言殺案此則弑殺兩通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弑公以說于晉夏五月乙亥公問崔子疾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甲興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是崔子弑君之事也論語釋文崔子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論衛別通篇仕宦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我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亦據魯論包氏慎言溫故錄高氏爲齊命卿與文子同朝者高止也崔杼弑君而魯論書高子者責其不討賊也與趙盾同義文子去齊而之他邦其聞或欲請師討賊而見其執國命者皆與惡人爲黨故曰猶吾大夫高子也陳氏立句溪雜箸曰以左傳崔杼事證之則魯論信爲誤字然文子所至各國亦何至皆如崔子而文子亦何至輒擬人以弑君之賊

則下兩言猶吾大夫崔子似以魯論作高子爲長蓋弑君
之逆法所必討高子爲齊當國世臣未聞聲罪致討以春
秋貶趙盾律之宜與崔子同惡矣其首句自當作崔子魯
論作高子則涉下高子而誤衆包陳二說微異皆可得魯
論之義鄭以古論定魯論亦以莊公時高子不當權要與
趙盾異春秋無所致譏故宜從古論作崔子也陳文子名
須無文者諡也文子出奔齊春秋經傳皆無之劉氏逢祿論
語述何篇時非有執政且旋反國故不錄也清者說文云
徵水之貌下篇身中清馬融曰清純潔也皇疏引李充曰
違亂求治不污其身清矣而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
子之能思蘧生之可卷未可爲智也潔身而不濟世未可
謂仁也此亦當得鄭義唐石經棄作弃卽古棄字違之之
一邦皇本作違之至他邦○注捐其四十匹馬違而去
之○正義曰說文棄捐也捐棄也轉相訓曲禮云問大夫
之富數馬以對故此言有馬十乘也一乘是四匹馬則十
乘是四十匹馬陳氏鱣簡莊集解此文云此指其在廐之
馬金氏仁山以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非也
論語千乘之國及百乘之家皆指出車之數而言陳文子
有馬十乘及齊景公有馬千駟則指公馬之畜于官者非
國馬之散在民間也大學畜馬乘謂士初試爲大夫者百

乘之家謂有采地者鄭注甚明周官校人云家四閑馬二種鄭志答趙商曰當八百六十四匹此言天子之卿大夫之制若侯國初試爲大夫者畜馬乘今文子有馬十乘亦可謂多矣閻氏釋地以開方之法計其賦十乘而定爲文子采邑蓋仍沿金氏之誤耳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注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　正義曰三思者言思之多能審愼也左氏傳言文子將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後晉襄公果卒杜預注以爲三思而後行此可證矣說文再一舉而二也皇本再下有思字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唐石經斯作思○注季文至三思○正義曰行父者季孫字也忠而有賢行者左成十六年傳范文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襄五年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皆言文子忠事也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故言再思即可矣左襄二十五年

傳衛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哀二十七年傳中行文子曰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是三思乃美行吳志諸葛恪傳注引志林曰恪輔政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斯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亦以文子三思爲賢與鄭注意合

子曰甯武子注馬曰衛大夫甯俞武謚也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注孔曰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

正義曰有道無道不知在何時朱子集注以有道屬文公無道屬成公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武子之事文公其於左氏無所見則或謂有道亦祇就成公之世無事之時樊氏廷枚四書釋地補引汪廷珍說此有道乃對禍亂而言與史魚章兩有道正同成公復國後武子輔政凡十餘年其閒如請改杞命不答彤弓等事皆所謂有道則知也宋氏翔鳳發微云左氏所載甯武子遭罹國難盡忠竭謀乃使衞侯再得返國斯亦知矣且晉責舊憾興師相加其君既出其國屢存內外有杭戈之憂上下無晏安之樂武子於此運其知謀宛濮之盟醫衍

之貨凡爲藎臣皆知及此若論其愚當非有言可紀有事可載也蓋成公之無道不在失國在不知人以叔武之守而至於殺則甯氏之行亦恐不全也乃前驅背盟不言於事而後於晉爭訟從坐而無辭從容大國之間周旋閭君之側譖訴皆絕刑罰不罹斯其能愚之實足以脫乎亂世非有聖賢之學烏能及於此乎○注衛大夫甯俞○正義曰左文四年經衛使甯俞來聘傳作甯武子是武子卽甯俞程公說春秋分紀甯武子莊子速之子左文五年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杜注甯晉邑汲郡脩武縣也今河南衞輝府獲嘉縣西北有修武故城卽古甯邑其地與衞境相接或本爲衞邑武子世食於此故氏甯也說本江氏永春秋地理考實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注）孔曰簡大也孔子在陳思歸欲去故曰吾黨之小子狂簡者進取於大道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我當歸以裁之耳遂歸　正義曰陳者國名說文云陳宛丘也今河南陳州府治淮寧縣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陳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孔子居陳三歲會晉楚爭彊更伐陳及吳侵陳陳常被冦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於是孔子去陳過蒲適衛去衛將西見趙簡子臨河乃還反乎衛又去衛復如陳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季桓子卒康子代立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贛知夫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為招云世家此夫子之再有送歸與之辭前文見孟子後文見論語蓋夫子思歸之切屢見乎辭故世家各隨文記之司馬貞索隱疑為一文兩敘闕氏若璩釋地續以孔子此歎與起於魯之召求之歸前所載錯簡復出非也釋文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今鄭說已佚孟子趙注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此稱吾黨之義也狂者說文云狂狾犬也狾犬雄猛善發故人之矯恣自張大者亦謂之狂孟子萬章曰敢問何如斯可謂之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趙

注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揜覆其言是其狂也斐然者禮記大學有斐君子鄭注斐有文章貌也爾雅釋訓注斐文貌言弟子居魯所學已就能成文章可觀也裁者爾雅釋言裁節也張栻論語解方聖人歷聘之時詩書禮樂之文固已付門人次序之矣及聖人歸於魯而後有所裁定又云狂簡之士雖行有不揜而其志大蓋能斐然以成章矣至於義理之安是非之平詳略之宜則必待聖人裁之而後爲得也衆孔子世家言陽虎亂政時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是孔子年五十內已修詩書禮樂非至晚年歸魯始爲之也弟子受業即受孔子所修之業當時洙泗之間必有講肄之所不皆從夫子出遊故此在陳得思之也沈氏濤論語孔注辨僞誤解世家之文以歸爲冉求將歸吾黨之小子亦指冉求則世家此文下明言子贛知夫子思歸又夫子言求也退即求亦自言力不足是求之爲人與狷近與狂簡絕遠沈君說未爲是也不知所以裁之謂弟子學已成章嫌已淺薄不知所以裁之也此正謙幸之辭其弟子之當裁制自不言可知世家不知上有吾字皇本裁之下有也字。注簡大至遂歸。正義曰簡大爾雅釋詁文趙注孟子云簡大也狂者進取

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沈氏濤辨僞云斐字從文古訓無不以爲文貌者今云妄作穿鑿謬矣案下篇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是狂簡亦有爲之人但務爲高遠所言或不副其所行非有所穿鑿也包咸子罕篇注日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此則不知而作豈諸弟子所爲乎焦氏循論語補疏妄作穿鑿申解斐然書讀斐爲匪匪猶非也此或得孔義然亦謬矣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制是以不知爲弟子不知也於義亦隔云遂歸者終言之孔子反魯在哀十一年冬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注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

正義曰爾雅釋詁念思也希罕也並常訓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皇疏云舊惡故憾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已己不怨錄之所以於人怨少也邢疏云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即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忿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

事而今不傳者張文蔚曰魏書房景伯除清河太守郡民劉簡虎嘗失禮于景伯景伯署其子爲西曹掾論者以爲不念舊惡南齊皇甫肅會勸劉勔殺王廣之及勔亾肅反依廣之而廣之感且契賞且啟武帝使爲東海太守史臣以爲不念舊惡然則此惡字並解作怨字案毛說與皇疏合惟怨字當從邢疏以爲人怨恨也朱子集注云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之人能改卽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案集注亦是曾子立事云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卽此義○注伯夷至國名○正義曰伯叔少長之字夷齊其名也皇疏謂伯夷名允叔齊名致釋文云允字公信智字公達夷齊謚也見春秋少陽篇史記索隱亦同惟智作致與義疏合案謚法解夷齊並爲謚然古人無以字居謚上者困學紀聞引胡明仲曰彼已去國誰爲之節惠哉蓋如伯達仲忽亦名而已矣其說良是史記伯夷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爾雅釋地觚竹列於四荒郭注觚竹在北觚與孤同漢地理志遼西郡令支有孤竹城今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古孤竹城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注〕孔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乞之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爲直人

○正義曰乞醯者乞猶求也左僖廿六年經公子遂如楚乞師杜注乞不保得之辭說文醯酸也作醯以鬻以酒從鬻酒並省鬻與鬻同儀禮聘禮注以醯穀爲陽醯肉爲陰醯連穀言是其以鬻爲之說文酸酢也關東謂酢曰酸酢即醋字禮記內則和用醯釋文醯酢也周官疾醫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注云醯則酸也古酸用梅疑即加之於醯故醯味酸士昏公食大夫所云醯醬據注云以醯和醬則是加醯於醬也醬不必皆加以醯故有芥醬卵醬醯醬醢醬之別廣雅釋器醯醋也醯與醯同論語釋文醯亦作醯郊特牲內則天官釋文同釋名釋飲食以醯多汁者爲醯醯藹也惠氏士奇禮說遂以醯醬爲一物又謂古無醋其說並誤乞諸其鄰而與之不爲直者乞諸其鄰而冒爲己物以與人人知與之爲微生而不知爲鄰所以不得爲直若乞諸鄰而稱鄰以與之此亦厚德無所可譏矣○注微生姓名高魯人也○正義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高尾生晦師古曰即微生高微生畝也燕策蘇代曰信如尾

生高又曰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蘇秦曰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莊子盜跖篇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淮南氾論說林並載此事高誘注云魯人則微生蓋當硜硜自守者故當時或以為直也尾與微通書堯典鳥獸孳尾史記五帝紀作微是其證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注孔曰心內相怨而外詐親正義曰釋文云一本此章有子曰字恐非案陸所見無子曰與上章合為一章蓋由傳寫脫誤不當以有者為非也爾雅釋詁匿微也舍人注匿藏之微也說文匿亾也亾若亾命之亾謂隱藏也左丘明與孔子同時而卒於孔子後漢劉歆稱其好惡同於聖人即指此文之類○注足恭便僻貌左丘明魯太史○正義曰邢疏云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為恭也臧氏庸拜經日記表記孔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曾子修身篇亟達而無守好名而無體忿怒而為惡足恭而口聖

而無常位者君子弗與也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于仁矣文王官人篇華如誣巧言令色足恭一也皆以無為有者也案不失足者不足恭也不失色者不令色也不失口者不巧言也故文王官人三者並舉足恭而口聖口聖卽巧言也詩言無為夸毗正義曰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為恭孔注言足恭便僻之貌者義當如此解爾雅釋訓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李巡注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謂口柔和顏悅色以誘人是謂面柔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論語友便辟馬融曰便辟巧避人所忌以求容媚者友善柔馬融曰面柔者也友便佞鄭玄曰便辯也謂佞而辯也然則便辟為體柔善柔為面柔便佞為口柔體柔為足恭面柔為令色口柔為巧言斷斷然矣案厭說深得此注之義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辭結結與給同史記五宗世家趙王彭祖為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又日者列傳孅趨而言索隱曰孅趨猶足恭也顏師古漢書景十三王傳注足恭謂便辟也李賢後漢書崔駰傳注夸毗謂佞人足恭善為進退皆讀足如字皇疏引繆協曰足恭者以恭足於人意而不合於禮度此讀足為將樹反見陸氏音義仲尼燕居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子曰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

鮮仁據鄭注義則給如供給之給謂足也故鄭引足恭說之此義亦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眞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又自敘篇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左氏傳三十卷左丘明魯太史案史公以左丘連文則左丘是兩字氏明其名也左丘亦單稱左故舊文皆言左傳不言左丘傳說者疑左與左丘爲二作國語者左丘明作左傳者別一人與史漢諸文不合非也左丘明雖爲太史其氏左丘不知何因解者援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謂左丘明是以官爲氏則但當氏左不當連丘爲文亦恐非也周官太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侯國羣臣秩差降太史當止以士爲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注】孔曰憾恨也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注】孔曰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於人　正義曰季路卽子路季者少長之稱閻氏若璩四書釋地又續季路長顏淵二十一歲而先顏淵者尚德也侍者說文云侍承也釋名釋

言語侍時也尊者不言常於時供所當進者也鄭注云盍何不也案爾雅釋言曷盍也郭注盍何也何與何不語有詳略各者說文云各異詞也夫子欲覘二子之志故問其何不各言之也願者有志而未逮之辭爾雅釋詁願思也裘者說文云裘皮衣也裘即裘字凡裘服毛在外故有加衣以襲之衣裘猶衣裏皇邢各本衣下有輕字阮氏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錢大昕云石經輕字宋人誤加考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服青鼠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蓋用子路故事是古本無輕字一證也釋文於亦之適齊節音衣爲于旣反而此衣字無音是陸本無輕字二證也邢疏云願以己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服是邢本亦無輕字三證也皇疏云車馬衣裘共乘服是皇本亦無輕字四證也今注疏與皇本正文有輕字則後人依通行本增入非其舊矣白虎通三綱六紀云朋友之交貨則通而不計其憂患而相救下引此文至敝之絕句唐邕傳同言己與朋友共用至敝也今讀與朋友共爲一句敝之而無憾爲一句似敝之專指朋友於語意未斷說文其同也又㡀敗衣也从巾象衣敗之形敝帗也一曰敗衣

令經傳訓敗之字皆作敝是從或義也皇本作弊乃通用字施勞者朱子集注云施者張大之意案施勞與伐善對文禮記祭統注施猶著也淮南詮言訓功蓋天下不施其美謂不誇大其美也善言德勞言功周官司勳事功曰勞是也禮記表記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荀子君子篇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爲天下貴矣二文所言卽顏子之志曾子言有若無實若虛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若無若虛卽無伐無施之意矛又謂顏子未得位未能行其所志故嘗以無其所願從事之也。注憾恨也。正義曰見廣雅釋詁此常訓○注不自至於人○正義曰伐訓稱者引申之義左襄十三年傳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注自稱其能曰伐皇疏云願已行善而不自稱欲潛行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又願不施勞役之事於天下也故鑄劒戟爲農器使子貢無施其辨子路無厲其勇也案孟子云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孔子亦言擇可勞而勞之是勞民非政所能免今但言不施以勞事然則將可勞者亦勿勞之乎於義爲短今所不從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注孔曰懷歸也正義曰老者人年五十以上之通稱爾雅釋詁老者壽也少者禮記少儀目錄少猶小也趙岐孟子萬章注人少年少也韓詩外傳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據韓傳所言則朋友謂其年位與夫子等夷者也信者禮記經解云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竊謂子路重倫輕利不失任卹之道義者之事也顏子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仁者之事也夫子仁覆天下教誠愛深聖者之事也○注懷歸也○正義曰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正義曰已矣乎者歎辭已止也大學記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獨者人所未及知而已所獨知之時也意有善惡誠意者於意之善者好之意之不善者惡之惡不善正是葆其善故君子之於改過尤亟亟也人凡有過其始也皆藏

於意故能自見能自見而內自訟則如惡惡臭必思所以去之夫子言惡不仁之人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所謂內自訟者如此所謂誠意者如此否則見其過而不能自訟卽是自自欺自欺則非誠意矣夫子嘆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及此又有未見能自訟之歎蓋改過爲學者至要而亦至難故非愼獨不克致力矣所以云未見者察之於色與言觀之於所行事所謂誠於中必形於外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也○注訟猶𧵍也○正義曰訟訓𧵍者引伸之義廣雅釋詁訟𧵍也𧵍卽責字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正義曰凌氏曙典故覈四井爲邑井有三家四井凡十二家云十室舉成數也大戴禮曾子制言云是故昔者禹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爲乘德之士存焉卽此必有忠信之意案忠信者質之至美者也然有美質必濟之以學斯可祛其所蔽而進於知仁之道故子以四教先文行於忠信行卽行其所學也韓詩外傳劒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故學然後知不足卽此義也釋文云焉如字衛瓘於虔反爲下句首皇疏引衛說云所以忠信不如丘者

由不能好學如丘耳苟能好學可使如丘也案訓焉爲由其義甚曲武氏億經讀考異焉猶安也安不如我之好學言亦如我之好學也此亦以焉屬

下句其義較衞爲順當並箸之

香山何璘章校刊